

敬躋堂叢書

卷之三

經學博采錄卷十

南海桂文燦

說文校議三十卷歸安姚文僖烏程嚴鐵橋同譏而陽湖孫淵如商訂者也其曰校議者據羣經義疏諸史諸子文選注字林玉篇韻會集韻廣韻汗簡一切經音義六書故五音韻譜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釋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初學記通典事類賦注古唐類範等書所引說文參互考訂欲以復許氏之舊也嚴氏自敘云嘉慶初姚氏文田與余同治說文而勤於予已未後予勤於姚氏合兩人所得益徧索異同爲說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算術類地理類艸木鳥獸蟲魚類說文引羣書類羣書引說文類積四十五册又輯鐘鼎拓本爲說文翼十五篇將校定說文

譏爲疏義至乙丑秋屬稿未半孫氏星衍欲先覩爲快乃
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別爲校議三十篇專正
徐鉉之失其諸訓詁形聲名物象數旁稽互證詳於疏義
中不徧及也夫說文爲六藝之淵海古學之總龜視爾雅
相敵而賅備過之說文未明無以治經由宋迄今僅存二
徐本而鉉本尤盛行謬譌百出學者何所依準余肆力十
年始爲此校議姚氏之說亦在其中凡所舉正三千四百
四十條皆援據古書注明出处疑者闕之不敢謂盡復許
君之舊以視鉉本則居然改觀矣同時錢氏坫桂氏馥段
氏玉裁亦爲此學余僅得段氏說文訂一卷他皆未見各
自成書不相因襲海內同志倘如余議固所願也有所駁
正將刪改之或乃挾持成見請與往復必得當乃已丙寅

八月二十四日嚴可均書於維揚舟次又後敘云嘉慶丙寅冬余爲說文校議成質之孫氏孫氏繕寫一本復擇其尤要者爲余手寫一本加以商訂閱二年又取余底稿手寫一本亟欲爲余付梓余以底稿未定應補改者尙多且意見不能全合故力阻之又云鳥部烏鵲也必有脫文孫氏之族弟星海云鳥在鳥部疑當爲烏鵲也余又補入校議中其人通小學促余付梓復資其商訂焉戊寅六月旣望嚴可均書於治城山館皆紀實也校議中語多精審如羊部羖云宋本及小徐孟子疏廣韻十姥集韻十姥類篇韻會七慶引作夏羊牡曰羖毛本改牡爲牝案釋畜夏羊牡猶牝羖賓之初筵箋羖羊之性牝牲有角釋畜釋文羖引字林云夏羊牝是羖爲牝也郭注牡猶云黑羝也羝牡

則羖牝矣惟列子天瑞篇老榆張湛注作牝羊爲異馬氏
瑞辰云下篆羯羊羖犧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羖夏羊羖
羈也亦羯也必牡乃可爲犧易羝羊觸藩張璠注羝羊羖
羊也羝羊爲牡則羖羊爲牡可知也如馬此說犧者必牡
今見畜豕者牝牡皆牷知馬牛羊亦同未可以犧爲牡羖
之證也張湛張璠等注皆轉寫之譌議依毛本又厖云小
徐皆從厖下有讀若春秋傳曰厖有餘案傳無此文疑當
作春秋傳有厖 牝當在象形下行讀若曰三字厖 牝卽宣
四年傳於厖之本字厖虎文也 牝黃牛虎文也故鬪羖於
厖字子文或云公羊昭三十年傳厖有餘當作讀若春秋
公羊傳曰厖有餘孫氏陳氏鯉謂前所議是王氏念孫謂
後所議是又戈部我云小徐手下無或說二字此涉上有

或說輒加耳當言从戈矛聲乎古𠂇字議見重文𠂇字條
殺者陳氏鱣云行艸身字作𠂇疑許當言一曰古身字余
謂非也許言我古殺字非謂𠂇古殺字我从戈必取義於
戈猶朕從舟必取義於舟今二字皆失本訓則我爲古殺
字必有所承孫氏星海云陳以𠂇爲身字說可兼取矢身
爲𦵃戈身爲殺皆會意字足以互明又龜云廣肩集韻六
脂引作廣育案當作廣𧆑因誤爲肩爲育耳𧆑下云天地
之性細要純雄明此爲廣要無雄列子天瑞篇純雌其名
大𧆑純雄其名穉蜂張湛引司馬彪云穉蜂細𧆑者大𧆑
龜鼈之類也此俞氏正燮說略錄數條可覘梗概矣他多
類此後又附錄說文問四十六條嚴氏曰余治說文亦可
謂盡心耳矣所未詳者尙多海內通人有精思而博考之

者幸辱教焉作說文問據此則嚴氏誠可謂謙謙君子矣
後又附許君事蹟考按後漢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
陵人也又曰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而未
詳所厯之官嚴氏考云御覽二百六十四引汝南先賢傳
云許慎爲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是其爲功曹事
也漢官儀世祖詔云丞相故事四科取士自今以後審四
科辟召故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是漢制孝
廉皆於郡吏中舉之許君由郡功曹舉孝廉由孝廉補太
尉南閣祭酒本傳所云再遷此其一遷也百官志太尉掾
史屬有黃閣又有閣下令史蓋閣下卽南閣令史卽祭酒
胡廣漢官注祭酒一位之元長漢官儀丞相設四科之辟
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西曹南閣祭酒蓋許君

補第一科矣嚴氏考之如此余謂此可補范史之缺餘考
許君生卒宦學事蹟語皆明確茲不備書

寶應劉端臨訓導台拱江北大儒也尊甫蓼野訓導世謩
理學名家儒宗碩望端臨訓導幼秉義方克承家學由附
學生中乾隆辛卯舉人大挑二等選授丹徒縣學訓導連
丁內外艱水漿不入口旣歛枕苦啜粥哭泣之哀震動隣
里居喪凡五年不飲酒不茹暈不處於內王蘭泉侍郎謂
訓導有曾閔之孝洵不愧已所著有論語駢枝經傳小記
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淮南子補校方言補校漢學拾遺文
集合爲劉端臨先生遺書八卷道光十四年刊於揚州其
未卒業者則有儀禮補疏其論語駢枝一卷已著錄皇清
經解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據爾雅之文有事弟子服

苟跡堂卷三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則據內則之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則據周禮大戴記穀梁傳之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則據鐘鼓樂之維以不永傷之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則據周官儀禮之文入公門以下則據聘禮記之文吉月
必朝服而朝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則據玉藻之文王
懷祖觀察以爲皆聖經之達詁而傳注之所未及洵不誣
也其經傳小記中如說尙書惟天陰隲下民云案陰閭也
猶冥冥也隲古陟字釋詁云隲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
曰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隲
下者猶言隲降也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常陟降之爲之相助
協合其所居爲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意也詩書言天人

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皇祖陟降
庭止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郢梁益之間曰俗
騭郢格俗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此
以意改之不足爲據說者因卽訓騭爲定非也又說詩噫
嘻十千維耦云按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耦
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公田
故爲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並私田計之
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法故有公田
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又說儀禮遂以摯見於鄉
大夫鄉先生云按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至禮記冠義
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

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又說禮記曲禮奉席如橋衡云案莊子其名爲櫟本又作橋鄭氏桔槔之解本此今以橋梁之橋擬席已爲不倫且橋梁高下亦無定質士昏禮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注云橋所以庶笄其制未聞據經曰奠于席則橋蓋設於席上

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橫鄭注謂是井上桔槔遠而不切又說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案畜與孝聲相近祭統曰孝者畜也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鄭注訓爲孝本此引詩以證先死後生之義與文二年左傳引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語意略相似又如周禮司儀三揖三辭之當作三讓屬官與儀禮鄉射禮橫弓之爲南踣弓大射儀張侯設乏之在前一日士喪禮饌于東方之在東堂下旣夕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牲饋食禮有司羣執事注之屬吏與冠禮贊冠者注之屬官不同有司徹下飲之非在西階下禮注王制古今尺里與畝之不同法緇衣尹吉爲尚書篇名之不見於序者凡若此類疏解精確於斯爲

極至於荀子補注綴評事之疏漏漢書拾遺箴祕書之遺失凡所糾正悉徹本原謬說譎文煥然冰釋集中文雖不多然如周公居東論辨居東之非苟避蓋避則有以釋朝廷之疑避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孽之命不獨二千年來聚訟釋然而大聖人心迹之純應變之略並昭於世洵千古之定論矣

寶應劉端臨訓導之長女阮恭人儀徵太傅之冢婦公子常生之室公孫恩海之母也太傅嘗稱恭人能讀父書可謂賢女公子已嘉慶十年訓導卒於家太傅嘗刻其遺書三卷道光初常生續求之共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方言補校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文集凡八卷編定未刊而常生卒恩海少長恭人乃發訓導遺書

授恩海付諸梓且曰吾在母家嘗見先君校定明皇甫錄廣雅刊本段若膺先生書後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借凡與吳琯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卷三擊次也本禮器注別本皆譌擊矣其餘佳處尙多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若膺氏五十三字先君歿後高郵王氏疏證已行此書校語不復編錄然案王氏本卷一下貳福遭倅憤盈也疏證云說文貳副益也周官小宰鄭眾注貳副也戎僕鄭注倅副也道僕鄭注貳亦副也張衡西京賦薛綜注遭副也副與福同貳福遭倅皆取充備之義故皆訓爲盈又卷三下剝脫膚皺膚微膚朴皮革違畔渙攜尚遺離也疏證云內則鄭注皺謂皮肉之上魄莫也廣韻皺皮寬也玉篇牴皮脫也釋言云皮膚剝也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

而抉眼鄭注內則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朴與皮膚
皆一聲之轉說文朴木皮也案王氏博引經傳於盈離二
義卒難牽合先君校此本於倅下皮下各增也字王氏所
引證其義益明先君與石臞先生交最深而疏證所列諸
本無先君此校本蓋石臞先生所未見也又先君說經爲
遺書所不載者如書禋於六宗乃古篆天宗之誤引孝經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見臧上舍庸致先君書爾雅坎律銓
也當爲坎卦銓也見若膺先生致先君書蓋先君書遺佚
甚多衰輯之責在汝甥舅云云恩海刊書旣竣曾誌其語
於簡末

毛詩傳箋通釋五十卷桐城馬元伯主事瑞辰著主事父器
之進士宗璉著春秋左傳補注六卷已刊入皇清經解主

事少承家學博極羣書官京師與胡戶部培翬劉禮部逢
祿郝戶部懿行相善胡氏治儀禮劉氏治公羊春秋郝氏
治爾雅而馬氏治毛詩其學並成可謂難矣壬子之夏余
寓都門於旌德王芝原教諭假得馬氏書讀之嘆其貫串
小學發明毛鄭之奧有專爲毛氏作疏所不及者今酌錄
之以覘梗概如王風黍離中心搖搖傳搖搖憂無所憇馬
氏曰案爾雅懽懽懽憂無告也懽懽卽搖搖之假借方
言懽憂也說文無懽字而懽字注引爾雅亦作懽懽王篇
心部引詩憂心懽懽或本三家詩又如君子于役曷其有
佸傳佸會也釋文引韓詩佸至也馬氏曰按廣雅會至也
是會與至同意下文牛羊下括傳括至也小雅間關傳則
曰括會也釋名亦云括會也說文人部俗會也引詩曷其